

豐子愷〈蜜蜂〉

正在寫稿的時候，耳朵近旁覺得有「嗡嗡」之聲，間以「得得」之聲。因為文思正暢快，只管看着筆底下，無暇抬頭來探究這是什麼聲音。然而「嗡嗡」，「得得」，也只管在我耳旁繼續作聲，不稍間斷。過了幾分鐘之後，牠們已把我的耳鼓刺得麻木，在我似覺這是寫稿時耳旁應有的聲音，或者一種天籟，無須去探究了。

等到文章告一段落，我放下自來水筆，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煙的時候，我才舉頭看見這「嗡嗡」「得得」之聲的來源。原來有一隻蜜蜂，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，正在那裏亂撞亂叫。

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，不起來為牠謀出路，任牠亂撞亂叫到這許久時光，心中覺得有些抱歉。然而已經挨到現在，況且一時我也想不出怎樣可以使牠鑽得出去的方法，也就再停一會兒，等到點着了香煙再說。

我一邊點香煙，一旁觀牠的亂撞亂叫。我看牠每一次鑽，先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，然後直衝過去，把牠的小頭在玻璃上「得，得」地撞兩下，然後沿着玻璃「嗡嗡」地向四處飛鳴。其意思是想在那裏找一個出身的洞。也許不是找洞，為的是玻璃上很光滑，使牠立腳不住，只得向四處亂舞。亂舞了一回之後，大概牠悟到了此路不通，於是再飛開來，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，重整旗鼓，向玻璃的另一處地方直撞過去。因此「嗡嗡」「得得」，一直繼續到現在。

我看了這模樣覺得非常可憐。求生活真不容易，只做一隻小小的蜜蜂，為了生活也須碰到這許多釘子。我詛咒那玻璃，它一面使牠清楚地看見窗外花台裏含着許多蜜汁的花，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類，一面又周密地攔阻牠，永遠使牠可望而不可即。這真是何等惡毒的東西！

因了詛咒玻璃，我又羨慕起物質文明未興時的幼年生活的詩趣來。我家祖母年年養蠶。每當蠶寶寶上山的時候，堂前裝紙窗以防風。為了一雙燕子常要出入，特地在紙窗上開一個碗來大的洞，當作燕子的門，那雙燕子似乎通人意的，來去時自會把翼稍稍斂住，穿過這洞。這般情景，現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！假如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換了從前的紙窗，我們這蜜蜂總可鑽得出去。即使撞兩下，也是軟軟地，沒有什麼苦痛。求生活在從前容易得多，不但人類社會如此，連蟲類社會也如此。

我點着了香煙之後就開始為牠謀出路。但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叫牠不要在這裏鑽，應該回頭來從門裏出去，牠聽不懂我的話。用手硬把牠捉住了到門外去放，牠一定誤會我要害牠，會用螫反害我，使我的手腫痛得不能工作。除非給牠開窗；但是這扇窗不容易開，窗外堆疊着許多笨重的東西，須得先把這些東西除去，方可開窗。這些笨重的東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。

於是我起身來請同室的人幫忙，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東西，好把窗開開，讓我們這蜜蜂得到出路。但是同室的人大家不肯，他們說，「我們做工都很疲倦了，那有餘力去搬重物

而救蜜蜂呢？」我頓覺自己也很疲倦，沒有搬這些重物的餘力。救蜜蜂的事就成了問題。

忽然門裏走進一個人來和我說話。為了不能避免的事，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門去，就把蜜蜂的事忘卻了。等到我回來的時候，這蜜蜂已不見。不知道是飛去了，被救了，還是撞殺了。